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52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紫云书院的雪

给家里打电话,爹娘说,天冷了,天气预报说,要有雨夹雪呢。莫名地想起家乡紫云山的书院中所谓紫云残雪来。

深秋长假,陪爹娘在舞阳北舞渡喝过胡辣汤后,驱车过沙河,一路向北,逶迤而行,过百宁冈,经五龙庙,就到了横梁渡汝水边上。车到祝峰,爹娘说,去看看紫云书院吧。弟弟和我说,好的。一直往西,过紫云镇,再往南行,就到了紫云书院门前。

紫云书院门前牌坊,背倚青山,面北而立,瞻顾湖方,壮观巍峨,颇有气势。曾去过长沙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仅就此大门而言,紫云书院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入门上坡,缓缓而行。路两侧花木扶疏,葱茏茂蕤。走到一坡缓之处,见一塑像,立在一池塘之畔,所塑之人长髯飘飘,面如红枣,横卧大刀,身旁有骏马腾空,栩栩如生。莫非是关云长?他何故在此?关云长被曹操收服,夜读春秋,不是在许昌吗?走前一看,原来说的是刘秀。父亲说,昆阳大战之前,刘秀曾到过这一带活动,接触到后来的大树将军冯异,还有被刘秀称作疾风劲草的王霸,更有祭遵、祭彤兄弟等。如此说来,在紫云书院为刘文叔雕塑一像,也并非荒诞不经,毫无渊源。母亲累了,弟弟陪她在路边长椅上歇息。我陪父亲继续向上慢行。气喘吁吁,沿山路前行,山路右侧的沟壑逐渐陡峭幽深起来,山路左侧的树木,多为翠竹幽篁,也有松树、楸树,还有一种唤作榭树,浓荫蔽日,借着风力,簌簌有声。行到又一平缓开阔之处,山路右侧沟壑被拦腰遮挡,围堰而成水潭,还架有石桥。潭水清澈见底,清亮喜人,水潭之中,有水鸟悠闲栖息,旁若无人,很是自得。父亲说,他当年来过这里,印象之中,并无水潭,真是人力强大,改造自然,桑田沧海。我心中暗自疑惑,紫云书院有这么大的范围规模?这要比上饶的鹅湖书院大多少倍啊。

稍作停歇,陪父亲继续往上走,绕过一片竹林,豁然开朗,终于到了紫云书院的小院门前,台阶湛然一新,围墙吸人眼目。门楣之上,名字灿然,却原来,此前走过的都是紫云书院的外围啊。走进书院,有一些简单陈设,还有书院创办者李敏的坐像,类似于一座小庙,雅洁寂静,沉默无声,没有香火,也早已不见书声琅琅了。父亲说,一九五九年的秋尽冬初,他正在上初中三年级。学校在沙河北岸的蒲楼村,距紫云书院这里约有二

十里。学校条件不好,除几间教室外,宿舍,伙房,均为草房,厕所都是露天的。刚下过小雪,为修缮房舍,勤工俭学,老校长兰峨峰带领师生们到紫云山割草。此行方知有紫云书院之名。当时的所谓书院,也不过破屋数间,断壁残垣,残雪处处,简陋的荒山小院而已。今日旧地重游,几不能识,不啻霄壤之别。父亲感慨系之,随口吟咏数首绝句,说给我听。与爹娘离开紫云书院,回到汝水边上的荒村,把父亲的几首绝句抄录下来,以记此行。其一:年少曾来此地游,断壁残垣荒山头。饥肠辘辘日过午,苦觅山泉润咽喉。其二:破廊日影一线宽,师生荒院进午餐。老师指壁说李敏,至今犹记一二三……其五:今日重游紫云山,书院已复旧时观。绿满山川花烂漫,驱车直到山门前。其六:仰望山门思前贤,历史云烟过眼前。游客争道姚李辛,满目青山心茫然。

父亲说到的姚李辛,是指姚继可、李敏、辛自修,他们都是襄县人,分别曾任明代工部、刑部、户部尚书,《明史》皆有三人小传。查朱睦㮮的《明朝中州人物志》,更载有李敏生平,文字不长,摘录在此:李敏,字公勉,襄城人也。景泰五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明习律法,有名称。尝按畿内,力革宿弊,以运饷蓟州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敏建议别凿三河,直抵蓟州,以避海道,军民便之。成化初,升浙江按察使,寻以忧去,免丧授徒,讲析经学,寒暑无间。逾年,拜左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先是,虏侯守墩军下取水,辄肆戕害。敏至,伏擒之,自是虏不敢犯。又上御戎数事,进兵部右侍郎。已而卧病,为言者所论,遂乞归。久之,召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改总督漕运,召为户部尚书,遇事不避,有贵戚怙势者乞畿内入官隙地,已有旨许,敏执奏而止,其余建白亦多中事理,上甚重之。复以疾乞归,特命官属一人护行,卒于内黄,年六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恭靖。朱睦㮮在李敏简短生平之后的论中,特别提到他创办紫云书院之事,余闻李恭靖公当成化初读礼之暇,屏居紫云山中,生徒云从,簪笈至不能容,于是遂建书院,取程、朱、许、薛四子之书立为条约,乃日与诸生讲习勉励,期在躬行,故久之,襄许之间,彬彬然多德艺之士矣。

紫云残雪被称作襄邑八景之一。也不知道,北方的这一场雪,在小小书院里的雪,会存留多久?

腊梅、栀子花,一年四季,你方谢幕我登场,让人赏心悦目。特别是夏日炎炎时,又白又香的栀子花最惹人爱,女主人常会剪一把让我带回家,插在小瓶子放在茶几上,沁人心脾。小院旁还有几棵枇杷树,一过小满节气,五月中旬,透过宽宽厚厚的绿叶,依稀可见悬挂着颗颗黄澄澄的枇杷,让我垂涎欲滴。那位勤劳的女主人乐滋滋地采摘给邻居们分享,我开果皮一口咬下,汁多味甜,这邻里情也甜啊!

南面楼下还有一大排桂花树,桂花纤细、毫不起眼,可一到秋天,一旦靠近窗前,就能嗅到那自下飘然而上的浓郁香气,直冲脑门。人间多绮丽,最美最香甜的金秋到了!

阳台东南方向矮墙外面是南理工科技园。初冬时节,沿着矮墙一长排金光灿灿的银杏黄到了最炫目的时刻。我每天从窗子高处凝望,心里都会掀起阵阵狂澜。

窗外也时有邻里彼此关照的小事。下雨了去窗外收衣物,发现邻家未收衣物,赶紧打电话提醒。几年前有一次我的外套掉落在三楼阳台晾衣架上,偏偏三楼当时无人定居,一筹莫展时,我想起求助住在楼前的小区清洁工蒋师傅。他二话不说,扭头回到屋里拿出一根长竹竿,又在竹竿前绑一个弯钩,在我家阳台窗外,把我的外套钩住,又小心翼翼地向上收回竹竿,笑眯眯地把外套递到我手上。我连声道谢,他说这点小事,不用客气。

我家南北方向面对两幢楼宇,那里住着我几位好邻居,虽不天天见面,也不时时通话,但只要白天看到晾晒的衣物,晚上看到亮起的灯光,心里总是平静的。若是多日不见这些,心里就会猜想是外出旅游还是到儿女家去了,还是有别的事,有一丝隐隐的牵挂。

窗外,不仅有四季美景,清新的空气,还有邻里间浓浓的情谊,让我感到生活的安宁与美好,这不就是简单的幸福吗?

腌菜里的温情时光

北方小山村气温降得很快,人们前脚把庄稼拾掇进粮仓,霜就在地里肆虐。这时我妈就会说,眨眼间冬天就到了,咋也得赶快让菜进缸。

从地里请回来的菜,享受不了几日暖阳,就得遭遇寒冷的袭击。人们怕菜冻了,将蔬菜腌制起来,以供冬季和来年食用。

我小时候,每年入冬腌菜,我妈就格外忙碌。精心挑选胡萝卜、白菜,洗净,晾晒在院里。我家小院被装饰得好美,一片白菜,白菜帮白,菜叶绿,一片胡萝卜,个个红通通,色泽鲜亮。不太热烈的阳光不时探进头来,小院倒也敞开怀,任阳光停留。

我妈屋里院里来回几趟,脚步在我眼前匆匆来,匆匆去。

给菜翻个身,把大瓦盆搬到院里。这个瓦盆又宽敞又深,我妈费老劲了。直起腰,围裙上擦个手,再把小板凳放在瓦盆边,一块菜板搭瓦盆上,明晃晃的菜刀,菜板上一放,奔赶到胡萝卜边,双手一兜,摊晾的胡萝卜便被收在瓦盆边,黑瓦盆亮汪汪地横着神气。

我妈往小板凳上一坐,拿起刀,试试刀。我最喜欢看我妈切胡萝卜,一个胡萝卜竖一刀,横一刀,切成四瓣……我妈手翻飞,胡萝卜条“扑哧扑哧”往盆里跳……切了胡萝卜,收拾白菜。白菜则是竖二刀,对切成四块。我妈把白菜整齐码在白瓷盆里,白瓷盆比黑瓷盆小。

我妈用白瓷盆一盆盆往家里端菜。一盆白菜,一盆胡萝卜,再一盆胡萝卜,再一盆白菜……每放一层,撒小把大粒盐,如此反复,菜齐缸时,我妈又往缸里甩把花椒和大料,还放了些姜片,最后撒了一小把红椒。红椒悠悠悠,直乐。我妈把一块大青石压在菜上,红椒逃,菜呻吟。那个缸比我还高,踮着脚尖,扒着缸沿往里看。

太阳“咣当”就落山了。

我妈招呼我帮着拿小板凳,边收拾院里的残迹。院子在我妈最后一扫帚中,干净整洁。我妈小跑着进屋,我跟着进屋。我们还没吃完饭,前后院阿姨们便涌进我家,向我妈讨教腌菜秘方。我妈回答着她们七嘴八舌的问题,末了还把剩下的红椒和佐料都分给她们,阿姨们乐呵呵来,乐呵呵去。

小山村上空飘起腌菜味,白菜胡萝卜,袅袅地荡,不散去,围着小山村。

我盯着缸问我妈,啥时能吃腌菜?我妈拍拍我头,小馋猫。那时候真冷,冬天几乎不能出门,我妈把炉火捅得很旺,火苗窜得多高,火舌舔着烟囱。我坐在炕上,我妈忙碌的身影一天又一天,终于停歇了。她拿起一双筷子,走到缸前,揭开盖,掀起青石,把白菜萝卜捞在碗里。一股香味扑鼻。我妈说给李奶奶送去。李奶奶住在我家屋后,两步路的事。李奶奶说全村就你妈腌的菜最香。

后院阿姨端一碗腌菜给我家,我妈端一碗腌菜给后院阿姨……腌一缸菜,吃上百缸味,人们都说这菜不能断,得年年腌。

我是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孩子,童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场所,就是我们家人头攒动的门市。

爷爷的房子建成于上世纪40年代,位于县城的解放路。上世纪80年代,爷爷做起了蜡烛爆竹的买卖。房子有两个六七十平米的店面和带天井的大院,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座老宅,窗台有木质雕花,脚下踩的是大块石头,睡的是木质楼房。

老宅门店里的柜台由一个长约四米的高柜台和一个约一米长的矮柜台组成,高柜台比现代柜台高出不少,大概有一米二三的高度。柜台里面靠墙的位置是高约三米的货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商品。掌柜们(我的爷爷伯伯姑姑爸爸妈妈,这些轮流当掌柜的长辈们)常常穿梭在货架和柜台中间,定价谈判、麻利地打包商品,自如地挥舞着算盘和熟练地记账。

高柜台里面离地面约三十公分的位置有个木杠,大概是给掌柜们累了可以撑脚歇一下的设计,现在看来在当年已经是足够人性化了。小时候的我常常两只脚站在这个杠上,双手用力扶着案板上端,伏伏在柜台上观察形形色色的顾客。等我稍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跟顾客们说上几句,当然我也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手忙脚乱的老掌柜们中间,这难免要吃几个螺蛳(老家手指弯起来敲脑袋的叫法)。

顾客在问一些边角料商品的时候,我会主动接待一下,开始像模像样地做起了小掌柜,介绍产品、揣摩顾客心理、讲价还价、算数、成交一气呵成,可能在那个时候锻炼了我的数学思维,以至于后面学习数学一直比较得心应手。

印象中的爷爷慈眉善目,手掌很大,中气很足,遇到无理刁蛮的顾客会直接用脸不卖,这时候有些顾客心虚反而会欣然买单。我作为小掌柜,显然得到了爷爷的一些真传,可亲可泼辣。小学时期,我无意中在柜台上写了一个“幸福之家”,爷爷看到后笑得合不拢嘴,这个故事至今仍时不时被长辈们拿出来重温一番。

多年过去,今年国庆我回到了老宅,在店里坐了坐,店里已经多年没营业了,很巧遇到一位顾客询问还有没有当年的商品卖。我在柜台里面找到了一点,在柜台下整理商品的时候开始了肌肉记忆,条件反射般地迅速思考定价,当我将商品拿出来给顾客时脱口而出“两块钱”,一桩买卖完美成交。我先生在旁边看着笑道:“哟,看着还挺麻利哟”,那可不,我可是曾经这儿的小掌柜哩!

老宅门店名叫余庆,长大后我才知道余庆一词出自《周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今家族里少有人从事生意买卖了,但家人们始终践行“善”,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的行为从没有停止过,积善积德,“善”始终在家人血液里面流淌着。

南京王振羽

窗外

我家住在卫桥新村某高校宿舍区最东头一幢楼的四楼。记得21年前校方安排挑选调整住房时,在一位邻居指点下,我和老伴要来搬迁不久的原住户的钥匙。门一打开,只见这套房东南向,所有房间,包括厨房、卫生间都敞亮、通透,一片光明。老伴惊呼,太好了,就选这套。简单装修后,我俩就定居于此,安度晚年了。老伴已于七年多前故去,留我独居。家中格局、陈设没有改变。最能抚慰我心的是一年四季窗外的美景。有友人、学生来访时,常常一进门就惊叹这窗外之景太有生机了!

正对门的厅室,一面墙四扇大窗工工整整,像一个硕大的长方形画框,画面上是一大片四季常青的香樟树。20年来,这香樟树天天向上,又向四周延展,越发繁茂粗壮了,高低错落,旁逸斜出,在风中摇曳,婀娜多姿,绿意盎然。我在阅读和写作时,眼睛酸涩,就会站在这窗前,苍翠的绿,是让我消除视觉疲劳的良方。

记得老伴故去的第一个寒冬,一场大雪后,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不敢出门,守在冷清的屋里,倚着东窗,看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大香樟树,微风吹拂,枝叶抖索,竟透出片片绿色。我痴痴地伫立良久,心中感慨万千,当即写下一段文字保留至今。

南面是卧室、阳台和书房,窗外是五彩缤纷的天地。正前方是三棵直挺挺的,冲向云霄的杉树,当年入住时与五六楼齐高,20年来越长越高,一眼望不到尖顶,估计已有30米左右。夏天,它枝繁叶茂、绿意葱茏,为我们遮挡炎炎烈日。初冬时节叶片深黄苍老,最后渐渐落尽,让阳光照射到窗前,坐在阳台上看看书报,底下融融的。

低头俯视,一楼勤劳的女主人,终日侍弄门前一方小院。这里有月月红、绣球花、紫薇、

南京欧阳科谕

包容新玲

小掌柜

江西南城周欢